

晒暖儿

◆ 李俊功

晒暖儿，一枚暖暖的词语散发着阳光的味道，有着火焰的广大和雪水的干净。

对阳光的依偎，有着最为通俗的说法。特别是在农村，男女老少均养成了晒暖儿的习惯。

与土地打交道的人，冬日闲散，或者春日初临，首先这样喊起来，一人喊着百人随——晒暖去，晒暖去啊！

含着亲切，含着得意，天生出自对阳光的喜爱，表现于这种拉近距离的形式。

只有阳光才会帮助他们处理好一串串的农事，才会把心里潮湿的往事一一晒干，干如金黄的小麦粒，散发着好闻的天然气息。

他们热爱阳光，犹如热爱五谷的种子，热爱五谷种子布设的绿肥红艳的风景。

在土地里丢下种子，不仅仅是丢下种子，丢下的是满把的阳光，五谷丰登，更需要丰富的阳光。

阳光的大手上握着丰收的金钥匙。宽大的禾场上，摊晒厚厚一层汗水换来的粮食，一粒粒籽实就是阳光的金疙瘩。春夏秋三季尤显阳光对庄稼的关爱和热情。

而冬天，阳光普照，不疾不厉，仿佛铺垫着棉花和海绵的暄软，甩着双手，抖擞精神，眼睛里溢出笑意，我的乡亲，十二分珍惜阳光的福临，他们跨过门槛，迈出屋门，在那矮矮的土墙一角，林立了棉衣的对望，怡然自若，软谈丽语，颤然而笑，前俯后仰，各有情态。老翁不避耳目，甚至解开宽厚大袄，给阳光打开长驱直入的通道。

南墙下，有的干脆高坐，眯眼，不语，抱怀，仿佛老僧入定一样，体会阳光里的暖意万千，亮亮的额头上阳光弹跳着，弹跳着……化蝶般绮美无比。

晒去发霉的情绪。晒去身心间贪嗔痴慢疑的一重重浮云雾障。

他们像阳光般兴奋，像阳光般放飞绵长的遐思，似乎闪亮着火星和暖意。

二

冬天的阳光，真的犹如好脾气、好品行的圣明贤达，所有光芒里蕴藏着读不尽的道德篇章，它给你光，给你暖，给你明亮，顿然敞亮的想象空间，贯通着古今和虚空。

它不求答谢和回报，不求赞美和荣誉，茂盛犹如穿过我们一生的巨树，有花，有果，有香。

它扶起了你站直的腰身，鼓励你远离阴暗，给心扉张贴了楹联般的吉祥语。一句，百句，万千句，翻帙浩繁，翻一页有一页的雅趣，翻一卷有一卷的深邃。

你走出狭隘的自己，到悲欣交集的阳光中，一晒，身心暖了，一晒，未来暖了，一晒，哭湿的昨日噩梦干了。

晒暖儿，布置着你最为钟爱的诗意场景。可人的阳光，赋予你千年的梦想和期冀，出发，阳光的远途，出发，阳光的驿站，它馈赠你一兜一兜的福富宏愿。

合上眼，足以望见飞翔的光粒子，舞蹈着，欢笑着，吟哦着，一次次接近你的喜悦，深入你的身心，其味芳美，如提炼的万斛玫瑰精油，扑鼻而来，荡涤了一念中的杂质。

三

晒暖儿，必和灵魂有关，胸怀一旦敞开于充足的阳光，便刚劲有力，正气浩然，精神饱满，无畏无惧。

你听得见阳光的跃动，更听得清灵魂对雾雪霜霰的搏击。

僻静雅致的某处，阳光呼唤你，安静地晒暖儿，净心地晒暖儿，仰而向上，深呼吸，大开合，腾出足够的时间和阳光来一次最为无私的对话，它可能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将会摆脱困扰，走运一生。

与其说是晒暖儿，不如说是接受阳光的教诲，往东，往西，仿佛大自然中，有一双大手指引，安排你的光明路，坦直而宽广，直达心灵向往之地。

四

何止是人类，晒出热力的沙土上，数只麻雀或家鸡，用尖利的爪子，弹开松土，造出圆圆的安乐窝，便扑身而上，一动不动，静静安享盈天满地的阳光了。有时，人吼狗叫，并不能扰乱它们久居的凝神，被阳光雕刻成了几株安静的“庄稼”。

善护阳光，阳光便也善护于你。

辛丑冬末上午，坐于闲庭惬意浓浓的阳光之下，闲读《念楼学短》，其中，苏轼的《书临皋亭》有言：“以受万物之备，惭愧惭愧。”我亦猛醒，顿觉惶惶急急，弃好大好时日，空空两手，半生无获，实乃对不起良日美景和万物众生。著者钟叔河释文之后阐述曰：“大自然给了人一切，包括人本身；人却只在利用它，甚至侈言改造它。人啊！”

五

承受光照，读书之妙，妙不可言，移书瞻望满天阳光，忽然想到负暄一词，阳光的意义似乎千百倍地增大了。

我把晒暖儿和负暄两枚词语，邀约一起，两相对比，不觉笑了，一雅一俗，各擅其美，都是阳光的同义词、近义词而已。

唐代包佶《近获风痹之疾题寄所怀》诗：“唯借南荣地，消晨暂负暄。”清代陈维崧《石州慢·冬日舟过毫村旧居有感》词：“负暄邻叟，两两私语茅檐，料他也为王孙叹。”

古人泊在阳光的梦里，喜笑懒惰的情绪在游动。负暄的一情一景，从古人的诗句中，剪出了一角角的旧事情话。且看宋朝赵蕃《负暄》：

天公知我寒无褐，患以檐间百尺裘。

扶纩固殊如是，索衣不叹晚为谋。

神融邃合庄周梦，意气俄乘竹叶舟。

侧听屋山鸡正午，又愁寒雀暮啾啾。

这位文章宿老，仿佛世上逆行的人，把人性的善良，留在了对于负暄之后“又愁寒雀暮啾啾”的同情之中，古人不古，犹在眼前，他的阳光心地，可赞！可赞矣！

盖云：负暄山巔，光照顾颤书页；晒暖冬杪，诗赋朗朗乾坤，难道不是人生的大乐趣？！忽然想起古代读书人袒腹晒书的故事，我真想一椅一人一天阳光，借此晒暖腹中诗书，然后转头观照绿水青山，带着笑颜，互相传递亲切的话语，其间的阳光，糖稀般的味道很足，很足，很足矣！

史海钩沉

ZHENGZHOU DAILY
2025年12月18日 星期四 统筹 楚丽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王 煜 E-mail:zzrbzf@163.com

郑州日报

“鬼才”诗人李贺

◆ 王剑

唐元和二年（807年）的一天下午，一位青年携带诗稿，前往东都洛阳的国子监馆舍，拜见国子监博士、大文豪韩愈。

韩愈刚要翻看书童递来的诗稿，好友皇甫湜来访。宾主二人话题投机，越谈越兴奋，直聊到日落西山。韩愈送走了客人，宽衣解带，打算休息了。这时才瞥见案头上的诗稿，随手拿了起来。起初以为这不过是一篇普通的诗文，谁知刚读开头两句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”，就不禁一愣。忍不住再读：“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韩愈微汗沁出，拍案叫绝，直呼过瘾。于是，他觉也不睡了，立即穿戴整齐，让书童赶紧请这位青年人进来见他。

这个让大文豪韩愈啧啧称奇的青年人，就是李贺，河南宜阳县人，长得纤瘦，通眉，巨鼻，长指爪。

李贺聪颖早慧，7岁便写得一手好诗文。他有一个习惯，每次出门时，都会骑着小毛驴，背着一个破旧的锦囊。遇有所得，立即写成诗句，投到锦囊里。天黑回家，连饭也顾不上吃，马上就开始整理这些诗句。写完后，就放进另一个锦囊中。天天如此，从不间断。他的母亲看到了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我的儿子是要呕出心来才罢休啊！”由于李贺日夕吟诗，

有人跳出来举报，说李贺的父亲叫李晋肃，“晋”跟“进”音近，犯忌讳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。而且很多人不问青红皂白，跟着一起起哄。

韩愈看不下去了，连夜写了一篇《讳辩》，

为李贺辩护：父亲名字叫“晋肃”，儿子就不能考“进士”，那要是父亲名字叫“仁”，儿子是不是连“仁”人都不能做了？这个反驳，可谓一针见血，把流言者的荒谬逻辑戳穿了！

然而，举报者再次散布流言，说韩愈公然对抗传统礼制。如果让李贺参加进士考试，那传统礼制还要不要了？孝道还要不要了？

这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，韩愈不好再说什么。最终，李贺没能参加进士考试。

科举之路断了。这个打击，对李贺来说是致命的。他在《致酒行》抒发自己的郁闷：零落栖迟一杯酒，我有迷魂招不得。少年心事当拏云，谁念幽寒坐咏呢。

不久后，经人引荐，李贺做了太常寺的奉礼郎，主要负责在祭祀、朝会时设置君臣牌位、引导仪式流程。他本来胸怀大志，结果却只得到一个从九品的小官。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，让他感到非常屈辱。李贺在诗中所写的“臣妾气态间，唯欲承箕帚”，正是这种压抑和屈辱感的真实写照。不过，长安三年，李贺的诗歌创作又获精进，写下近60首“深刺当世之弊，切中当世之急”的诗作。

元和九年（814年），李贺辞去官职，回到家乡昌谷。在极其复杂的心境下，他写下4句传诵千古的绝句：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？”诗中有泪，有质问，有豪情，也有不甘。

也许是源于纠缠已久的战场情结，当友人张彻邀请他入潞州军中时，李贺欣然答应。入潞途中，李贺把所见所闻，都写成了诗，尤以《马诗》二十三首最为气概不凡。“此

马非凡马，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铜声。”“龙脊贴连钱，银蹄白踏烟。无人织锦韂，谁为铸金鞭。”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。”可以说，李贺以清峻之笔，借马的形象来寄寓理想，表达了平藩立功的热切愿望。

穿行中国古典诗歌长廊，我们发现，李贺开创的“长吉体”诗歌，奇崛幽峭，冷艳瑰丽，语多精警，在唐朝诗坛独树一帜。他赓续屈原、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，喜欢用鬼、泣、死、老、血、冷、湿、哭、坠、寒、残、瘦等字，来寄托“哀愤孤激之思”，奇幻中带有冷峻的鬼魅气息，世称“鬼才”。李贺之后，步趋其诗风者，历代不绝，远有李商隐、晏殊、周邦彦、姜夔、秦观、范成大、徐渭、纳兰性德，近有鲁迅、毛泽东。毛泽东认为，“李贺诗很值得一读”。李贺流传于世的223首诗，毛泽东圈画过的就有83首之多，他还曾多次引用、化用其中的诗句。

元和十一年（816年）冬，李贺在昌谷家中病逝，终年27岁。15年后，杜牧为他的诗集作序，李商隐为他作传。他们都说，李贺才华绝伦，是被天帝召去为白玉楼作记了。

一颗璀璨的星辰陨落了，但他的诗却活了1200多年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仍为李贺感到庆幸，他虽然没能骑快马、带吴钩去收取关山，却用奇诡的诗歌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心。

散文诗页

安阳散记

◆ 马东旭

甲骨

就在此刻，我仿佛成了甲骨的一部分，甲骨亦成为我凝视的自身。我是一篇篇短章，记载着殷人的欣喜大悲和天地万象。洹水汤汤，奔流不息。水在，已非昨日之水。时间存在，又好像并不存在。真相若隐若现，隐匿于符号背后。我们所见，不过是时光允许瞥见的一瞬。是断片，也是序章。一片片龟甲、兽骨堆叠成山，是我仰望的圣地，永恒神秘。在殷人的栖息地，我静静聆听，那穿越时空的心跳和呼吸，静静燃烧身上的能量。

亚长归来

一片苍茫皆不见。唯见你，清晰如刻。你沉入泥土，又从殷墟中缓缓起身。你起身，天地肃然。你始终爱着你的洹水与洹水两岸的万物和你的子民、山川、庄稼、三餐四季，还有你的妻儿、你的邦国和君王。你了却君王天下事，率领你的刀、钺、戈、矛、弩、剑，沙场秋点兵。在沙场，你无畏，执钺立于阵前，身后是金戈铁马，剑戟如林。刀光劈开空气的瞬间，胜负只是风的形状，风来云去皆不由人。时光飞驰。3000多年后的某个秋天，我走向你，凝望你，思慕你。你高贵的精神延续在我的血脉里。真的想唤醒你。我看见你身上的7处伤疤，如7颗星子，高悬于天际，永恒不移。

妇好颂

我信，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托举，彼此托举。我信，你征伐土方、鬼方、羌方、尸方、马方、虎方、巴方，让大商威震四方。我信，你卸下铠甲，回到了武丁温暖的臂弯。所有的刚强，都在温柔中安放。我信，伟大的爱情，举案齐眉。我信，这个世界上有同频共振的灵魂，有最美的誓言早已在殷商的土地上，悄然绽放3000余年。我信，甲骨的卜辞上，满是你们对国家最深沉、最恒久的良好祝愿。

高陵曹操墓

你起兵于己吾，我来自己吾。这相逢，源自自定。9月的最后一日，高陵静谧至极，我在七级台阶收束的尽头，缓缓接近你，缅怀你，泪落如雨。你是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。倘若把你比喻成星子，你为东汉天穹上最璀璨的一颗。我没有言语，只将万千言语凝聚于你。我不问日月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。谁主沉浮，都是一种假象。当这里被命名为曹操高陵时，这遗骸多么金贵；若没有佐证，仅是一具零落的无名骨。我看着，不动用我的意象。唯有眼泪与痛是真的。在有限的生中，珍重。请吧，曹公与诸位文友，咱们煮酒去，以彰德路上的海棠替代青梅，无丝竹之乱耳，饮酒只是饮酒。然后各自相忘于江湖。

拜谒岳飞

在安阳的天穹下，每一株草木，仿佛都化作了我的发丝。我热血沸腾，犹如浩荡的洹河水。在这个美丽的清晨，我遥念你，朝霞如血，染红了天际。我想到你的忠贞，比霞还红。风骨铮铮。你是南宋的脊梁，是我灵魂永恒的源头，是我最初信仰。我放声吟诵《满江红》，每个字都照耀着我和我们，与800年以来的山河，交相辉映。我凝望着你的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是世间最壮丽的旅途，是圣途。在中华大地的夜晚，你是皓月当空。不说十二道金令，每一道都是切肤之痛。我心怀崇敬，至高的。滴露晶莹。

跃进渠

我一个人坐在思源亭，思念无声。周遭如此安静，我听见水声、雀鸟声、风声，声声入耳。看见这条清渠，我把它称为圣渠，滋养着这里的庄稼、草木与山川，孕育出万千生机。我仿佛触摸到大地的脉动。这是安阳人民战天斗地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奇迹，亦是我精神的栖息地。丰沛的渠水中，青蛙发出自在的鸣唱。我唱《除险歌》，我轻声唱，我放声唱，让清音响彻逶迤的太行。我敬拜逝去生命的一百单八将，铭记血与汗水，他们的初心与坚韧，永世流芳。

这让我想起故乡鲁山耳濡目染的一些“慢”来。那里的慢，是有意象的，是可寻可触的。它是清晨茶馆里，那一碗茶叶从蜷曲紧蹙到全然舒展的缓慢过程，像一个人终于舒开了紧锁的眉头；它是密闭瓷窑里，釉色在千度高温下静静流淌、沉淀、幻化出莫测纹理的神秘仪式，急不来一分，也催促不得一刻；它更是乡亲们的生活，他们将二十四节气，像绣花一般，用密密的针脚绣进每一天的饮食起居里，春种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，一切都跟着大地的脉搏，从容不迫。

记得郑渝高铁站落成的消息传来，人人都在谈论着又一种“快”节奏的到来，欢喜着从此地到彼方时间的大大缩短。可我看见，县城老街的茶馆里，老人们依然用半晌的光景，不慌不忙地喝完一盏茶。他们脸上，是一种洞明世事的安然。他们深谙，这世上的有些速度，是不必去追赶的。就像那尧山顶上的云雾，来得那般缓，散得那般慢，缭绕环绕，依依不舍。也正因了这慢，方能滋养出满山草木那青翠欲滴的活力。

高铁有高铁的使命，去奔赴，去超越；而这慢，这温茶，这云雾，也有它们存在的意义——让我们往返，让我们沉淀，让我们记起自己原本的模样。生命最美的状态，或许不在于一路狂奔，去捕获多少可见之物，而在于这“慢下来”的当口，去体会那“最慢的活着”里，所蕴藏着的无限的简约、博大、丰美、深邃与慈悲。

人生讲义

慢下来的慢生活

◆ 尹红岩

‘‘煮饭’’，烧出来的才不只是一个物件，还是一件被赋予了新生命的经典。

我听着，心里蓦地一动。这“醒”字用得好好。我们这些终日奔忙的现代人，不正是些从未好好“醒”过的泥坯么？从生下来便被抛上一条定制好的传送带——读书、工作、成家、育子……像个陀螺似的，一环赶着一环，一鞭赶着一鞭，一口气也没有喘匀过。我们的人生，正如歌中唱的那样——“本来可以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，现在是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。”

我们的身体是忙碌的，灵魂却像是被幽禁在一场浑浑噩噩的长梦里，从未真正地舒展开，从未真正地吸纳过天地间那股子宁静的“地脉之气”。我们“烧制”出的生活，看似光鲜亮丽，内里却充满了紧绷的孔隙，随便一敲，声音都是焦脆的。

于是，我便试着让自己“醒”起来。周末得了闲，我和妻子便兴起一个极简单的念头：带一壶清茶、几样零嘴，专门去乘一回那慢悠悠的、几乎

已被时代遗忘的绿皮火车。我们将这称为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这车不赶时间，站站都停。车厢